潛溪集/卷五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 ◄

潛溪集
卷五

► 卷六

體仁守正弘道法師金君碑（代黃侍講）

吳之長洲，有為老子之學者曰金君，諱善信，字實之，家故儒也。曾大父曰。大父曰往。父曰煥，漳州路龍溪縣尹。母沈氏、顧氏。龍溪之墓，故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實為之銘。

君幼凝靜，少長，好虛無之說，欲辭父母去而求師。父母不可，授以家事而羈縻之。君應酬少閑，輒取老子書反覆玩味。久而曰：「老子之教，初不必毀形絕世，若今人之為也。吾黨如蓮花生汙穢，外接世緣，內無所構鬥，何必去父母哉？」既止不行，且納婦有子矣。乃曰：「父母留我者，我無不盡其責。古之至人，雖不必草衣而木食，岩棲而穴處，然學必有師，我將從有道者就正焉。」時玄妙觀有張雷師，生不識錢數，能以符籙捕逐鬼神。君甚敬之，由是冠其冠，而為之執弟子禮。已而，聞莫先生洞一者，嗜酒，醉輒詬罵人，雖王公不避，時時呼雲役雷，狎褻如兒戲然。君知其有道者，則延致而尊事之。有所折辱，未嘗為之動色。或毀其所甚愛之物，亦不以為意。先生知君信之篤，悉授以不傳之秘，他弟子不得者，君盡得之。遂建仁壽觀於城東北隅，日與其徒研覆妙旨。凡旁門小道，力排斥不少置。其言以為心神至虛，無所汩沒，氣定光出，諸陰銷盡，諸陽自集。蓋有形者陰，無形者陽，陽益勝陰，氣益調精，我得清淨，去道無難矣。知之不親，見之不明，枯槁於山林，何益乎？蓋其造道本末，可見者如此。

君初為子弟時，無私蓄。既壯，能使貲倍其舊。鄉里有糾紛不可解，輒為揣摩，洞見底裏，類使之以柔退，不爭取勝。遇時之名流，必加敬禮，有不給則周之，未嘗務遺世獨

立以為高。而其襟度特為衝曠，辟一室，植桂樹若干本於其前，題曰「桂軒」。列一二古圖畫，徜徉其中，飄飄焉神仙人也，故賢士大夫多樂與之遊。君年雖高，而視聽步履如強壯。一日，呼左右謂曰：「吾死矣！」遂奄然而逝。非真有所得，惡能處生死之際若是哉？

君生於宋咸淳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，卒於今至順二年二月一日，年五十有九。以其年三月某日，奉道蛻葬武丘鄉半塘之原，君所自營也。君妻溫氏，事舅姑克盡婦道，教育其子若女，克盡母道，人莫不稱之。子三人，大亨、大振、大謙。惟大謙為溫氏出。女四人。孫男、女合若干人。葬後十七年，大謙始以建安陳方之狀來徵銘。

昔老子嘗為周柱下史，周之舊典禮經無不知之，非棄絕人倫者也。至其以無為清淨為教，漢人用之而天下以治，豈無益之學哉？老子遠矣，今道家者流所宗漢天師張氏，既舉賢良方正，節言極諫，其子若孫，或徵為黃門侍郎，或辟為丞相掾，祚胤相承，逮今千有餘歲不絕。有能遵其軌範，無廢人間事，而有以究夫道之所存，不亦善學老子者乎？是可銘也已。始，君受知嗣天師留國公，起為廣德路道錄，仍提點仁壽觀，畀之號曰體仁守正弘道法師。且以聞於朝，□再下璽書為之加護。予既備著君之道，至於出處之大概，亦不得而略也。銘曰：

《老子》有云：「修之於家，其德有餘。」歷世既久，襲訛踵偽。寢迷厥初，歸潔其身。長往不返，木石與居。有美一人，清風峻標。列仙之儒，養生有道。不斷外緣，神明內腴。

謂人一心，無撓無雜。漠然衝虛，滌除玄覽。抱一不二，方與道俱。惟是所存，久而愈晰。百世不渝，有崇斯丘。表以石章，過者式諸。

官岩院碑

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，有山穹然拔起於眾峰之間者，曰康侯山，又曰官岩山。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，又稱之曰獅子岩。從岩趾斜入六百餘步，崖木回環，最號幽邃，有古招提在焉。梁大同間，比丘尼元淨始建院岩北石洞前，號曰安和，後更名兜率。至唐會昌之季，毀於火，其故基至今猶存。咸通初，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，遂縛禪岩內。會歲旱，獨上絕頂祈請，捐身投崖下而卒。俄頃大雨，火化得五色舍利。民感之，就岩之西，為建今院。八年丁亥，因山賜額為官岩云。燈之事，備載洪遵郡志中，而比丘之

經始，則出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。年世遼邈，莫考其詳。

所可考者，宋大中祥符癸丑，重建釋迦寶殿。天福己未，刻木為諸菩薩、護法神王諸像。景定庚申，妙空大師智印，嘗出主杭之旌德顯慶教寺，以衣盂之資，命其徒六人造經、鍾二樓，暨圓通堂、方丈、三門兩廡之屬。復聞於朝，以奉仁烈皇后楊氏神御，院益增重。國朝延祐丙辰，院僧宗勝建普賢大王閣。明年丁巳，宗尚悉易殿之楣楹，新其四簷，而加辟焉。復摶土益舊木像，礲石為床座而妥置之，使與殿稱。

至順壬申，景輝作潮音堂於殿之北墉。至正癸未，畢光寶閣成。越三年丙戌，集僧之堂又成。明年丁亥，香積之室又成。其費一出於眾僧。唯閣之役頗殷，賴邑人姓洪君榮助之而始就。榮之二弟盛、興，復為創鷲峰、潛碧兩亭。自是院之規制，一如大伽藍。四方人士，來觀來遊，但見穹樓傑閣，飛動於蒼煙涼翠間，恍若登耆闍崛山，親逢如來法會之未散，莫不歡欣讚詠，得未曾有。比丘普安，曾不以是為既完，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，歷三百四十有三年，其中更幾世幾人，始克致有於是，苟不圖文刻諸貞珉，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。乃以烏傷朱君烈所述顛末，走青蘿山中而求濂為之記。

濂所居距岩不十里而近，一出戶輒望見之。當天朗氣清時，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，俯瞰縣北岩坑、仙華諸峰，如萬馬東行，或駐或躍，而浦陽江之水，蜿蜒蜒蜒，又如白龍南飛，一瀉數十里，繞岩腹而去。周圍原野，星羅棋布，諸池沼廁其中，直小甌耳。方呼酒放歌，天風自東北起，四山鱗甲，一時皆動，同遊或戰掉不能留，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，宜為有道浮屠之所都，而興仆補壞，代不乏人也。濂因弗辭而為之記。係之以詩曰：

獅子之岩，下瞰巨江。涵靈茹和，吐陰納陽。（其一）

不有大雄，曷擅奇絕。平地湧成，琉璃宮闕。（其二）

誰操化機，寂我鼓鍾。若龍若象，遁棲無蹤。（其三）

有大導師，飛錫而至。以清淨身，化為甘雨。（其四）

我民咸言，盍報有年。一彈指頃，樓閣現前。（其五）

歷年四百，何以弗墜。世有長材，愈作愈麗。（其六）

陽馬四，柧棱高翔。金浮翠流，輝輝煌煌。（其七）

觀者如登，妙莊嚴域。見種種光，暨種種色。（其八）

惟世間相，起滅弗停。中不滅者，永劫猶存。（其九）

矧是有為，俱係虛妄。當悟以心，毋取於相。（其十）

若事若理，本無二門。苟涉分別，即非一真。（其十一）

我述我文，鐫諸堅石。後千萬年，與山無極。（其十二）

淵穎先生碑

浦陽江之上，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。以精深玄懿之學，發沉雄奇絕之文，闔陰辟陽，出神入鬼，縱橫變化，其妙難名。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，既沒而言立，浩浩穰穰，其書滿家，信一代之偉人，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。

先生諱萊，字立夫，姓吳氏。其先毗陵人，一遷於番，再遷於睦，三遷婺浦江之新田。唐乾寧初，有諱公養者，又遷縣西之吳溪，實德政鄉尊仁里也。高祖諱聞，贈中奉大夫、福建道宣慰使、護軍，追封渤海郡公。妣盛氏，追封渤海郡夫人。曾祖諱蕃，累贈資善大夫、太常禮儀院使、上護軍，追封渤海郡公。妣沈氏，追封渤海郡夫人。祖伯紹，累贈翰林學士承旨、榮祿大夫、柱國，追封渤國公。妣金氏，追封渤國夫人。父諱直方，集賢大學士、榮祿大夫致仕。妣盛氏。

初，盛夫人懷娠始七月，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，直止夫人之寢，心異之。越翼日，先生遂生，因名曰來。夫人頗知書，年四歲，授以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《春秋穀梁傳》。隨口成誦。七歲善屬文，有「奴仆命騷」之言。岩南先生方公鳳，見而奇之曰：「此邦家材也。」取《南山有台》詩中語更今名。族父幼敏家素多書，先生時出與群童敖，私挾一編以歸，盡夜讀竟，又復往易。或以聞於幼敏，迫而觀之，乃班固《漢史》也。幼敏指《穀永杜鄴傳》謂曰：「爾竊觀吾書，能記是，當不爾責。」先生琅然誦之，至

終篇一字不遺。幼敏以為偶熟此卷，三易他編，其誦皆如初。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。岩南益異之，許以孫女妻焉，且授《易》《書》《詩》三經義，暨秦漢而下詩、文章大家。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。岩南退謂人曰：「明睿如吳某，雖汝南應世叔，政不足多也。」自是以來，先生博極群書，至於制度沿革、陰陽律曆、兵謀術數、山經地志、字學族譜之屬，尤無所不通矣。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，即自奮曰：「此小丑耳，何必上勤王師，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！」因撰疏論其事，會病不果上。

延祐間，貢舉法行，有司以先生名上。豫章熊公朋來、巴西鄧公文原，及吾郡胡公長孺，主去留士。此三數公，輩行老成，學術淹貫，自非博古該今，明體適用，咸懼不得在茲選，而先生與焉。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，北抵燕。每遇中原奇絕處，輒瞪然長視，平岡灌莽，一望千里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，壹皆前迎後卻，畢在塵沙霜露中。遂與當塗李翼、餘姚方九思、臨川傅斯正，貰酒高歌。天寒風急，毛髮上豎，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。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，退歸田里。出遊海東洲，歷蛟門峽，過小白華山，登盤陀石，著《觀日賦》以見志。

還，寓同縣陳士貞家。士貞之居，與龍湫五泄鄰，榛篁蒙冪，似不類人世。先生日嘯詠其中，暢然自得，或至莫忘返。遊覽之暇，不廢纂述，重取《春秋》傳五十餘家，各隨言而逆其意，一以理折衷之。譬猶法家奏讞傳逮，爰書既得其情，而曲直真偽無所隱。至若《繁露》《釋例》《纂例》《辨疑》《微旨》《折衷》《權衡》《意林》《通旨》之類，皆有論著。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，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、淳于髡、慎到、荀卿、墨翟、屍佼、長盧同傳，因刪去諸子，益以萬章、公孫丑之徒，作《孟子弟子列傳》。古今樂府不同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，無時世先後。就其所次，辨其時代，使各成家，名《樂府類編》。古之賦學專尚音律，必使宮商相宣，徵羽迭變，自宋玉而下，唯司馬相如、楊雄、柳宗元能調協之。因集四家所著，名《楚漢正聲》。其他著述，若此者眾，不能殫舉也。四方學士，慕其聲光，多負笈從之遊。先生遇之，恒若撫子姓，羞服有不給者，周之。

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，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。未行而疾作，裹風挾沴，血交襲，顏面壅黑，兩脛罷屓，不可越戶限。重紀至元六年，先生年四十四，棲遲衽席，愈不自振。忽夢作童汪踦讚，覺謂人曰：「汪踦殤者也，予自嬰疾以來，何藥不嚐，而勢革若此，今歲殆不起耶？」夏四月九日，竟卒於家。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。諸生胡邦翰、鄭銘等，來相治後事。二子士諤、士謐，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奉柩窆鄉之盉塢，去家南五里而近。及門之士，以其經義玄深而文辭貞敏也，私謚曰「淵穎先生」。

郡太守、縣大夫復各祠之於學宮云。

先生自少有大志，專思澤物，不欲以文士名。每慕張宣公為人，推明義利，雖一毫不苟取，表裏一致。與人遊歡然有恩，愈久愈固。身雖羸弱若不勝衣，雙瞳碧色，爛爛如岩下電，見者改容。鑒裁精絕，人以古詩文試之，先生察其辭氣，即知其為某代某人所作。當其賦詠，捷如雨風。一日，於故人家見幾上堆剡紙數十番，戲為長歌，頃刻而盡，屬對嚴巧，文采縟麗，觀者驚以為神，謂非人所能及。所著書，有《尚書標說》六卷，《春秋世變圖》二卷，《春秋傳授譜》一卷，《古職方錄》八卷，《孟子弟子列傳》二卷，《楚漢正聲》二卷，《樂府類編》若干卷，《唐律刪要》若干卷，文稿六十卷。別如《詩傳科條》《春秋經說》《胡氏傳考誤》，未完。

夫自文氣日卑，士無真識，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。其推古之作者，則曰：「雄渾贍富，唯有漢之文為然。淳質雅奧，亦唯有漢之文為然。今之從事藝文者，如之何可及也？」嗚呼，豈其然哉？苟以先生諸作，置之司馬遷、相如、劉向、王褒之間，吾知其未必有愧也。第以數與時違，弗沾一命以至於死，不能顯白於世。所幸雄篇巨冊，彪炳烜著，有如日星，尚當藏諸名山，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。銘曰：

大火焞焞，司於南辰，重明宣昭，神之伸也。有赫厥靈，鬱紛輪囷，敷為至文，降於人也。斧藻交橫，黼黻斯皇，變化淩厲，動無方也。雲流焱行，品彙咸亨，於煜其光，寂無聲也。胡積之腴，不顯其施，返於混茫，朱鳥之區也。騎箕之精，上為列星，發天之符，合地真也。石室之藏，雄文吐芒，鬼神啁衛，禁不祥也。泰華嶙峋，長河瀰沄，永世有耀，與之俱存也。

黃文獻公祠堂碑

星辰之昭乎上者，天之文；河嶽之列於下者，地之文；經緯乎兩間而丕昭至道者，人之文。人之文雖若有不同，或得之者，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，後萬物而弗凋。蓋以長庚之精，峨眉之神，皆降而為命世之神，所以能軋摩日月，扶植鴻化，以震蕩乎一世。故雖其魄已喪，其神不亡，乘一氣於太虛間，鼓舞變化，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。屍而祝之，實有不得不然者矣。有若烏傷黃文獻公，其殆庶幾乎？

公之方妊，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。及其生也，繡川之水為之一清。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，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。侍講經筵，闡明聖學，掌宣皇制，黼黻太平。昭

回雲漢之章，衣被乎草木人文，化成之效，於斯為盛。是則公雖薨，而其耿耿不沒者，固將遊神太清，在帝左右。而祠之不設，非甚缺典歟？濠梁胡侯惟信來為縣，剛明正直，不可干以私。行之既久，政通人和。屢謁公之墓下，涼紘動木，悵然而有遐思。即下令禁其樵采，復輯公之遺文，刻梓傳世。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，乃請於上官，築祠於繡川之濱。堂庭穆如，門廡清謐，象設有嚴，丹雘煜耀。落成之日，侯具牲酒，盛服致祭。公之孫子，邦之群彥，咸從侯後。精誠格孚，契乎衝漠，焄蒿淒愴，如將見之。祭畢而燕，籩豆靜嘉，肴核維旅，鴻休誕昭，秩秩雍雍。四方之士，來遊來瞻，僉以為侯之為政，知所風厲，而公之靈爽，永有攸棲矣。

或者則曰：「人死則其氣斯盡，古者祭鄉先生於社，不過崇德報功為人勸爾。子曰『其神不亡』，無乃涉於誕耶？」曰：「嗚呼，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。世之強夫志士，用物精多，尚能昭著靈響，廟食百世，況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為文章之英者乎？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。至若庸夫凡氓，其德不顯，其鬼不靈，則當如此言爾。」

初，祠之成，同門友王君禕既為紀其歲月。公之子梓、從子耘、從弟魯，暨甥劉某、陳某，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，而非私於一家，又請濂詳文其事於石，以昭侯之善，與此祠相為終始。濂按《春秋》書事之法，辭有重複而不殺者，因竊取斯義而為之記。復係之以詩曰：

大星煜煜流光晶，川後斂滓若鏡澄。發為五色文章英，上騎日月薄太清。呼吸雨露鞭風霆，在帝左右持文衡。交龍降升藻火明，生色燦爛丹鳳翎。

萬物承被流華榮，一氣闔辟不可名。玄功斂跡歸杳冥，其魄雖離神則形。元元直與玄化並，有祠翼然妥幽靈。陽烏高聳觚棱，庭宇汹穆森巨楹。

歲時奠祭輸精誠，牲牷肥腯酒潔馨。倏陽忽陰誰使令，有神來下風泠泠。若乘玄麟紫霞軿，降爾百福響然憑。鄒魯禮樂當洊興，春秋報事垂千齡。

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。

溫忠靖王廟堂碑

歲在閼逢涒灘，斗杓直寅，其日，某家子、東家道士儲祥曦，新作溫忠靖王廟成。後十

有一年，太史氏濂為之記曰：太虛之間，一降一升，而能橐籥於無窮者，非氣母也耶？氣母之所孕，其出無根，其入無門，而其應也甚神。人能察乎陰陽之變，而不凝滯於物者，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？

王姓溫氏，名瓊，字永清，溫之平陽人。父民望，嘗中明經甲科。年耄無嗣，與妻張道輝晝夜籲告上帝。一夕，張夢一神手擎火珠，自天門而來，謂曰：吾乃大火之精，將降胎為人。張覺，赤光被體中，猶喜喜然，因有妊。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，其左腋有霆篆二十四，右半之。七歲，習禹步為罡。十四，通《五經》百氏及老、釋家言。二十六，舉進士不第，乃拊幾歎曰：「吾生不能致君澤民，死當為泰山神，以除天下惡厲耳。」復製二十六神符授人，曰：「持此能主地上鬼神。」言已，忽幻藥叉象，屹立而亡。蜀葉天師，後用其符除沴氣之為人菑者，仿佛見王衣赭袍、握寶劍，乘追風駿下之。劾名之家，遂皆祠王，以祈靈響焉。

王初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，其曰「正福顯應威烈忠靖王」，則宋季之累加也。

王之事行，見於傳記者如此。自薦紳先生言之，可謂怪神之極。殊不知氣母之所孕，入奇出神，靡所不有。蜚龍感而異人生，玄象應而神跡著，蓋不可一二計。惟夫偏鑿或足以病民，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。此亦天之恒道，非所謂怪也。古之聖神，體天以訓民，鑄鼎象物，使民知神奸，故入川澤山林，魑魅魍魎莫能逢之。奈何氣漓俗微，御陰陽、通神明之術不傳，方士之徒，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。世之昧者，不知出於古聖神遺法，咸歸諸道家，往往鄙其譎誕不經。嗚呼，是果譎誕不經者耶？非耶？係之以詩曰：

南離有赫大火神，下上六氣淩三辰。靈龍乘軿輔以雲，被髮下降瘴海濱。帝出乎震物以伸，約束百鬼主地門。神往從之勢翩幡，豹絳衫紫糸璽巾。

七斗直劍火暈輪，嶽祗瀆鬼爭駿奔。厲或憑人叱使泯，弼讚玄化歸一鈞。東嘉之山翠嶙峋，作宮翼翼鸞鳳，牲牢充腯酒鬱熅。挺然正氣扶乾坤，

山明澤媚日燕昷。

元故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公神道碑銘（代黃侍講）

至正元年五月二十有八日，故榮祿大夫、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康里公，以疾薨於

京師之私第。享年五十有一。某月日，其子某，即奉柩葬於宛平縣東安先塋之次。後十有六年，始奉門生楊迪所為狀，不遠五千里，俾某勒銘於神道之碑。某自退休以來，志念凋耗，疾病侵淩，凡以文來謁者，率皆謝絕。重念昔嘗待罪太史，職在論撰，公之行能勞烈，實應銘法，又不敢以衰耄為辭，謹考次而銘之。

公諱回，字子淵，世為康里部大人族。康里，古高車國也。我太祖皇帝親征而略定其地，故其國人往往來效，勳庸以致顯榮若公家，其一也。曾祖海藍伯，贈光祿大夫、某官、柱國，追封河東郡公。妣蒙古某氏，追封河東郡夫人。祖燕真，贈推誠寅亮一德翊運功臣、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、上柱國，追封晉國公，謚忠獻。妣金氏，追封晉國夫人。考不忽木，昭文館大學士、榮祿大夫、平章軍國事、行御史中丞、領侍儀司事，贈純誠佐理同德翊戴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東平王，謚文貞。妣寇氏，追封魯國夫人；王氏，追封魯太夫人。

初，文貞嘗從許文正公遊，親傳其正學。施於有政，蔚為名臣。故公自幼習聞家庭之訓，於經史精微、政治得失，多所研究。業既成，以大臣子宿衛禁中。成宗嘉其寅畏，從台臣之請，命公為集賢學士。以年幼辭不受。大德末，復用薦者言，擢公朝列大夫太常少卿。先是，膰肉之頒無法，臨事多紛紜，有力者恒負之而去。公為立契，勘以定其數，小大百司依數致膰，朝廷為之肅然。轉太常卿，進階嘉議大夫。未幾，改寺為院，升公為使。公辭。武宗正位宸極，人情未安，乃選藩邸舊臣出使四方，以布宣威德。唯公所歷最遠，復命最先。上悅，深被獎眷。盜發海濱，有梗漕運。丞相議設康里衛分鎮其地，且命公為寓戶。公曰：「弭盜在用賢，不必設衛分屯，以虛糜廩粟。」丞相然之，事遂寢。

至大初，調大司農卿，公又以疾辭。台臣以風紀之司不振，奏選廷臣付以持節之任。公一日入侍，上問及之。公對曰：「中台，表也。諸道，景也。表正則景正。陛下宜慎簡正人以鎮中台，次用剛毅有為者以使諸道，則群有司知畏法矣。」上曰：「卿言得之。然非卿莫能勝其任。」即日除公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。公至，振肅憲度，治劾暴強，風采凜凜。屬部有婦人以殺夫繫獄，獄已具。公疑其冤，重鞫之。乃其夫仇家所殺，立破械出婦，而坐仇家以刑。同列以貪墨相尚，而反惡公之獨潔，語數侵公。公歎曰：「吾安能與若曹抗衡哉，寧謹避之耳。」遂去官。居亡何，皆以贓敗，人服公之先見。

至大末，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。時御史大夫怙權自尊，凡議事，自中丞以下皆侍立候顏色，莫敢相可否。公獨坐與之辨，事有不直，每執法折之。大夫欲變幹勒氏

獄，及黜知印靜甲，以用其私人，公咸力爭其非。大夫銜公甚，及其還朝，仁宗問台臣優劣，丞以危言中公。上不答。大夫言之不已，上怒，唾其面出之。即遣中使賜以上尊，復遷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。廬州從事以受賕被逮，累訊不引伏。公一問，即吐實，曰：「某信有罪，所不即伏者，以諸使者與某無大相遠，或遷延冀苟免耳。明公即至，燭下若日，尚何言？」遂伏其辜。會朝廷遣省臣奉使河南，僚佐有誤射飛鶻係禁物者，即上之大官，奉使以其不敬，劾免之。公抗言曰：「彼誤中禁物，已貢京師，復何罪？奉使代天子南巡，舉賢黜邪，谘詢民瘼，絕不見之事為。顧以執公手曰：「微子淵多聞，吾幾失對矣。」上憤先朝枋臣舞法，不及誅而斃，詔法司磔其屍以徇。公奏曰：「斯人元惡，萬磔莫贖。但時方春初，群彙發育，豈為戮一遺骸，以傷天地之和哉？」上稱善。

上欲選校人材，丞相命百工各舉所知。有以宦者子為言者，公曰：「君不見左窻、楊復光之事乎？上重惜名爵，雖宰執官階，各降一等，君乃欲進此鼠輩耶？」丞相聞公語，叱之使出。高麗嗣王兄弟弗睦，上欲廢其國為郡縣。公曰：「是不當廢，宜遣使諭之，使改過自新。諭之不從，然後擇其宗室之賢者而立之爾。」丞相偕公入奏，上不聽。復叩頭力諍，久之乃允。留司徒以曹夢炎訟田受賂，上怒，欲賜之死。公曰：「受賂而按田不實，罪準枉法，論不至於死。」丞相入奏如公言。上疑其私，欲窮建斯議者。或遽進曰：「是回回參議也。」上素知公守法律，特釋公不問，然怒司徒撓法，卒殺之。公見上。上曰：「朕雖不用卿言，知卿之忠也。」寵遇彌渥。湖廣省臣嘗出兵討殺洞酋，及以賄敗，上欲置之極刑。公曰：「贓罪應杖，律無置死之科，況有功可贖過乎？不然，適足快夷獠心，非御將之良術也。」卒從公議，得以不死。

會日食，上問其故。朝臣泛引漢、晉事，以天道悠遠為言。公對曰：「日者，君象也，君不修德則天垂鑒戒。方今經理田賦，勞師邊境，無罪殺楊朵兒隻、蕭拜住，皆足以致天變，唯陛下念之。」上韙其言。鎮戍官犯法，舊從行中書總制者決罰，後改隸樞府，事多違忤。凡條具機務，以國書譯為奏目，前是敷繹多剴切詳致，後率簡略不敢盡言。公皆請復其舊。公在中書，與議天下大事，剛正峭直，略無顧忌。至於進賢退不肖，正法術、厚風俗之屬，與丞相言之尤力。丞相嘗稱公有經濟才，且謂人曰：「吾以非才備位宰輔，每慚見子淵。」適有除拜，左右闚公在告，趨丞相以聞。丞相遲之。暨公起，示以銓目，公簡去庸懦及有罪者十有二人。丞相顧左右曰：「吾所以遲遲者，為是故也。」丞相退朝，諸佐皆送至私第，習以為常。公曰：「是不過鼓為諂媚耳，均人臣也，於禮何稽乎？」獨不往。丞相益賢之。

英宗崩，晉王踐祚，時公在京城。俄有旨捕斬廷臣，公懼其有變，即夜宿中書，與大臣

定謀。天初明，就其家執之，如縛狐兔，無一得脫者。泰定初，廷議及海漕事，公以廩積方饒，奏減糧數，以舒東南民力。上可其奏。拜太子詹事丞，進階中奉大夫。公上疏言，太子國家之本，宜擇正人如讚善王恂、諭德劉因者導輔，庶幾他日可望三代之治。上命妙選東宮僚屬，公舉方正之士以聞。憸人有來位公上者，遂移疾而去，改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。未上，升翰林侍講學士、知制誥、同修國史。公與時相議不合，辭。遷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右丞，進階資德大夫，以病免歸。

晉王崩，明宗在北藩未至，中外危疑，群臣會議不決。公曰：「處變異於處常，神器久虛，非國家之福也。皇弟宜居攝，以防他變。」眾論乃定。文宗立，拜榮祿大夫、宣政院使。公上言乞沙汰僧、道，以革遊食之弊，其所有田，宜同民間徵輸。擢中書右丞。幸臣有以利啖公者，曰：「某氏珍寶田宅咸沒入於官，吾屬索之，宜無不得者。」公正色曰：「既入官，即府藏中物，尚可覬覦耶？況官食非貧，縱貧亦士之常也。」其人怒而止。太師太平王權勢熾焰，炙手可熱，公視之澹如，面折廷諍，謇謇不少貶。故大臣多不樂公者，謀出公於外，乃除今官。公度為時不容，力辭還第。頃之，聞明宗陟方，涕泗交頤，不能食。自是杜門讀書，不出者凡數年。

今上皇帝入繼大統，夙夜圖治，方徵用老成，而公薨矣，為震悼者久之，尋賜鈔二萬五千緡，以恤其家。

公先配史氏、王氏，俱前卒，無子，並封漁陽郡夫人。再娶崔氏，封齊國太夫人。子男五人：祐童，太中大夫、濟寧路總管，兼管內勸農事，崔氏出也。孛蠻台，入備宿衛夫，及調；帖木烈思，中奉大夫、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；孛羅，奉訓大夫、河間路獻州達魯花赤，兼勸農事，皆側室蒙古乃蠻氏出也。脫脫木兒，國子生，侍姬高麗氏出也。某、某、某，皆先卒。女四人：長湧某，階福建亳州翼萬戶廉和尚；次許某，階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吳繹，未婚而夭；次適宣壽；次適某，階監察御史買買。孫男三人：完者不花，某階某判官；太禧奴，至正甲午進士，將仕郎、太常禮儀院太祝；福壽，尚幼。孫女一人，元童，亦先卒。曾孫男二人：也先帖木兒、某，俱幼。

公敦默寡言笑，從幼至老，嗜學不倦。於書無所不讀，而尤深於《易》，故其見於文章，不為嶄絕深刻之辭，而理致自然淵永。人以善書、射稱公，不知特其餘事耳。公弟夔，字子山，亦以文學、政事致位二品，世號為雙璧。公家法嚴峻，雖極寒隆暑，必正衣冠而處。子山旦夕燕見，不命之坐不坐也。訓諸子動必由禮，以學業未成，不聽其仕，故終公之身，無祿食者。家素貧，嘗扈從上京，將發，成宗憐之，賜鈔一萬五千緡，公力

辭。強之，乃受。在淮西，藩王有以米三百石為饋者，公謝弗受，王以為有父風。自賜第為勢官所奪，終身僦屋以居，無微見於顏面。平生下士弗厭，雖布衣，遇之不異公侯。世有陷為人奴者，公為出金贖之，置於賓館，卒成名儒。性不樂異端之說，仁宗以三教異同為問，公對曰：「釋氏以明心見性為宗，道家以修真煉性為務，皆一偏一曲，足乎自已。至於儒者之學，則修己治人，以仁義化成天下，此所以萬世不可易，而帝王所宜究心者也。」上為之嘉歎。公飲酒不過三觴，上知公賢，雖侍燕殿中，亦不奪其志。其見親禮如此。晚以道之行止係於時，乃以「時齋」自號云。

某惟自古帝王，必有世臣之家敷布皇靈，式宣鴻化，以共底時雍之治。若汝南之袁、潁川之陳是已。公家自文貞左右兩朝，殊績奇勳，照耀簡冊。公之兄弟起而繼之，峻躋華要，茂建丕猷，益有光於前人。至子若孫，復克纘承惟謹，或以長材出膺郡寄，或從科目入屬奉常，而今治書侍御史，尤以功名自砥礪，所至輒烈烈有聲，人以象賢稱之。《詩》所謂「濟濟多士」，《書》所謂「世篤忠貞，服勞王家」者，非公家之謂與？嗟夫，躬親儷美於前，而又使嗣人匹休於後，非盛德之士不能，公實有焉。媲之袁、陳，未足多讓，澤流後裔，詎有既耶。是宜播之聲詩，刻之樂石，使後世之士知我朝名臣有如此者，不亦揚休無極矣乎？銘曰：

聖王御天，萬方駿奔。秉德宣猷，厥有世臣。猗康里氏，遠昭世序。迨於文貞，克膺帝輔。公起承之，奕奕其昌。宿衛禁宸，日受龍光。洊典秩宗，受膰以牘。五持使節，拜憲屢肅。

何奸不鋤，何汙不澄。嚴霜之下，惡草不生。暨參廟論，正氣莫奪。方之太阿，百剉不折。上簡主知，選貳宮端。袖中諫疏，言人所難。乃候北門，乃蒞南國。乃宣院政，乃登丞弼。

垂紳正笏，屹立龍墀。決定大疑，為國蓍龜。僉壬忌之，有芒在背。俾服大藩，出居於外。公則夷然，歸休於家。何以為娛，遺書五車。皇明麗天，無物不被。將詢黃髮，以敷至治。

彼蒼者旻，胡不皓遺。一鑒之亡，四國之悲。公雖云亡，公多孫子。益伉其門，重珪疊組。東安之原，馬鬣其封。駿發爾祥，其來不窮。河山帶礪，勳在盟府。史臣勒辭，永詔千古。

元故朝列大夫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仕趙侯神道碑銘（有序）

於乎！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！初，侯未亡時，嘗謂濂曰：「生平交友雖多，唯待制柳公、侍講黃公相知為深，二公既已即世，吾子其高第弟子也，宜有以知我。我死，子必銘之。」濂辭不敢當。言未幾，侯以執節不回遇害，而至於死。死後三月，其子友直復衰絰踵門，拜且泣曰：「先子將終時無他言，但以必得先生銘為請。先生若重辭，先子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。」濂聞之，與之對哭失聲。於乎，濂尚忍銘我趙侯也耶！雖然，侯不以濂為不肖，每以忘年交視之，至其沒也，復使執筆以從二公之後，其知濂厚矣。縱不能文，可不具列群行，以白侯於不朽耶？謹按狀：

侯名良勝，後更名大訥，字敬叔，姓趙氏。先世有屬籍於宋，其諱元儼者，實熙陵之第八子，封周王，謚曰恭肅。恭肅生允良，封定王。定王生崇絳，贈太師、安康郡王，謚曰孝榮。孝榮生仲鑌，奉國軍節度使，封南陽侯。南陽生士翮，贈武節大夫，南渡初，自開封遷家睦州。武節生不玷，武義郎，因添差監婺州浦江縣稅務，復徙居浦江，為浦江人。武義生善近，訓武郎。訓武生汝遷，從義郎。從義生崇，會稽縣尉。縣尉生必班，累贈奉訓大夫、慶元路昌國州知州、飛騎尉，追封浦江縣男，則侯之父也。

侯少闓敏，通蒙古字學，遂以譯曹掾起家，補泉州錄事。泉為寶貨之府，大商巨室，犬牙而居，侯不少徇。大盜弄兵寧都，焚城殺守，吏勢張甚。州之無賴男子，帥眾應之，遂謀來攻城。侯令沿河作大柵，以遏其衝。簡強丁數百乘城，侯騎白馬，奮呼後先，士氣百倍。寇度不可攻而退。中書遣使者造海舟十五艘，期五十日成。官降錢不與材等，民相顧大驚，畏使者，不敢發一辭。侯獨列民貧困狀，請益之。民為侯生立祠。賈胡及惡少年，挾帥臣之威肆行市區，與文學掾分爭，撾之出血。侯縛使赴獄。轉興化錄事，官賦多隱弊，歲勒受役者代輸。侯搜舊官書驗之，則鄰縣民產也，民服罪。大姓數十家，倚權貴人久不應科繇，侯役之無所遺。屢以重勢撼侯，侯不為動。浮屠鏡、空爭長，鏡擊死瘖兒誣之。兒忽蘇，空執送官。官受賂，出鏡罪。部使者以其牒下侯，鏡獄遂成。

越一年，攝莆田縣事。縣僧慧與子華競，令人殺嬰孩中子華，吏入子華死。侯廉得實，白其冤。亭民以兵器私鬥訴官，互以計相傾，三年不決。侯憫其毀家，各傅以輕法。拜舞而去。改漳州路龍溪縣尹。俗尚鬼，壘石作祠，以奉紫衣神。黠民將為奸利，必殺犬來祭。侯投神江中，移其石以修孔子廟庭。畬丁、洞獠雜居縣境上，官稍侵之，輒執兵暴掠，至煩大軍終年屯不解。侯調御有道，不敢為變。富民蘇甲怙勢殺人，行賕郡守，沒其罪。侯抱案詣府，歷斥其奸。守盛怒，陷侯以重罪。上官察非實，侯獲免。稅冊多

虛額，應役之家咸破。侯於實稅中，十加一而均輸之。桑門清、真共鬥，清不勝，遂撾死人陷真，連坐者餘百。侯獨正清以法，餘皆釋之。侯秩滿歸，爭遮道持金為謝。侯卻去弗受，民為樹碑柳營江上。奸胥利興作，常藉為媒，遍侵閭右民。侯曰：「吾不久當更，毋遺患後人也。凡官廨悉新之，興大役而民不知，咸以為神。或出遠郊，父老攜子弟聚觀，各舉手加額曰：「吾父母也。」其為人愛慕如此。

調泉州路永春縣尹，僅四月，以昌國憂去官。未終喪，改福州路侯官縣尹。不赴。俄遷溫州路永嘉縣尹。轉運司以鹽壅不行，計民口賦之，吏遂並緣為病。侯令富人買而售於民，民安而課登。旁州縣列訴於府，請如侯法。瑞安何良偽為官書，指平民私販鹽，司逮捕急，民自殺者三人。事下侯治，徙良於汀州。巡邏小兵如良為者甚眾，侯復痛懲乃已。州城枕大江，水暴岸善崩。侯出新意，並江數千尺，列植大木先障，以其芒殺浪勢，次填沙土而甃以石，迨今不壞。古田賦重，耕者多遠竄，侯命役人與田鄰合耕而入其粟。亭戶兵甲，侵官民田數千畝有奇，侯罪兵而復之。陳孝子墓久不治，侯為建亭樹表，以勸其俗。賑荒之粟積至五千斛，遇善歲不散，侯恐吏巧奪也，各呼主名給還。除溫、台等處海運千戶，未上，丁母夫人憂。

改知吉安路永新州，階從仕郎，四轉至奉訓大夫。永新民素橫，勢出守吏上，每論役，甲乙相嘩，數月不定。侯厘正版籍，列為十年，使之次第相承，素巧避者不能脫。苟有辦集，又度其力薄厚為差，官賦視常歲輒早登。民以死狀聞，官案驗之，卒吏千餘從行，民逃匿，數里無煙火。侯與一二吏出，田井晏然。官每惡屍弗近，一聽吏。侯憂吏奸，親臨場詰驗，無難色。鵠湖、羅陂皆群盜淵藪，時出鈔道，為過客患。昔嘗置戍軍，要莫能禁。侯出奇計，剪其渠魁八人，餘黨奔潰。彭源險遠，視羅陂奪攘尤甚。侯令巡檢移鎮其地，盜風為止。鄉飲酒之禮久廢，大比，侯率多士行之。盛冠衣，自南館入學宮，正容耦進，先後不亂。舍菜已，賓主就位，獻酬有節，揖拜有容，觀者歎悅。在官二年，告老解印綬而歸。將歸，民悵悵如有所失，爭詣省、憲二府乞留。侯固辭不可。百里之間，嗟惜讚頌之聲交於道路，至有署侯爵號、事之如神明者。

侯既歸，中書以聞，命以同知婺州路總管府事致其事，階升朝列大夫。侯遂優遊里閭，與賓朋過從，扶杖徒行，儼如布衣時。縣大夫問政，直告以利害，匡救其失為多。至正壬辰，中原兵大作，蔓延江南。江浙行中書數遣大將統軍來過，侯告之以恤民止殺，言多聽。戊戌三月丙辰，睦州破。六月乙酉，兵入浦陽。侯倉黃未及避，有被甲持戟而入者，自稱徐將軍。聞侯有重名，以甘言誘之使降。侯曰：「吾為元朝老臣，唯有一死報國耳，毋多言。」徐知不能屈，去。繼有至者，強其行以見主帥。侯曰：「吾老不能步。

」復使之乘馬，侯曰：「吾不能乘。」遂遇害。幸不死，創甚，至七月丁巳竟歿。越三日庚申，葬於縣東五里之岡，士大夫莫不為之出涕。帥閫具侯死節，請褒贈於朝。文雖上，不報。

侯享年八十有一。母黃氏，縣之士族，累封浦江縣君。娶同邑張氏，生男子六人，友誠、友進、友淳、友恭、友年、友諒。友誠早卒。友淳福建行省宣使。女二人，永嘉縣尉龍泉季某之子某、瑞安唐彥驥，其婿也。次娶永嘉許氏，忠簡公景衡七世諸孫女，累封浦江縣君。生男子一人，友仁。少房武林周氏，生男子二人，友保早卒，友聞去家為道士；河西張氏，生男子三人，友直、友端、友毅，皆業儒。友端早卒。侍姬李氏，生女一人，適朝列大夫、建德路同知總管府事吳薰之子桷，桷能文辭。孫男七人，季祐、季寶、季真、季道、季寧、季能、季明。孫女六人，皆未行。曾孫男一人，道貞。

侯局度精明，濟之以廉剛，所至以鋤強梗聞。吏卒畏威無敢出，鄉元豪宿猾，咸相告引去。至於興學校、治水利之事，尤加之意。學田奪於民間者，必復之。陂湖或不築，躬視其成，雖大暑寒弗避。侯生平不識請謁，義所當為，雖尊官顯人、勢相統屬者，有不暇遜。常自誦曰：「我有命在天，不以柔媚而得，不以剛直而失，男子之膝，可易屈耶？」君子韙其言。侯年既耄，賓客故人多勉侯為子孫計，何為久自苦？侯笑曰：「吾在泉時，寶貨俯地可拾，尚弗顧，今肯爾耶？」於乎，何其賢也！

士君子能建治功於隆平之日，而或不能保大節於危難之時，蓋為政以及物者易，而殺身以成仁者難。侯自歷官縣州，以循良之吏著名，及至見危授命，又如嚴霜烈日，可畏可仰，不賢而能之乎？侯之家食尚若此，使當大藩之寄，其不能為城郭封疆死守乎？執德弗回，至死不變，在古者猶鮮能，況今人乎？賈子所謂「顧行而忘利，守節而伏義」者，非侯其誰也？是宜銘。銘曰：

天地正氣，隨時降升。明為日月，流為風霆。我人得之，挺然自生。直養無害，與我道並。在子死孝，在婦死貞，在臣死忠，弗撓弗傾。苟無是焉，欿然不寧。言言趙侯，萬人之英。

歷仕州邑，以治劇稱。大錯節，不與刃爭。和而陽春，肅而秋刑。懾伏暴強，撫綏煢惸〔2〕　。吏有師傅，民有父兄。迨於懸車，方洋裏閎。崇論竑議，有轟其聽。鎮嘩遏浮，方藉老成。

太白吐芒，遭時搶攘。侯誓弗屈，竟死於兵。忠精耿耿，上摩日星。非氣之正，其何以能。五里之岡，有山若城。巨碑巍巍，太史勒銘。高風凜然，百世可徵。

詩塚銘（有序）

番有奇男子曰魯脩，學詩李存先生。先生以文雄江東，獨才脩。脩有詩朋十人，皆緣情善賦。番數罹兵燹，脩懼其詩失傳，埏埴為甓，刻瘞山中。瘞已，請太史宋濂勒銘其上。銘曰：

河清嶽明，效坤之靈，何蓯綏兮。鳥文龍章，於粲其英（葉），昌厥辭兮。冥智斂真，返諸至神，蓱黃墟兮。泄為醴泉，三秀千眠，合貞符兮。番山可夷，番川可移，道如初兮。

陳彥正丹室銘

陳君彥正，家在浦陽大山間，實與龍湫五泄為鄰。岩巒回互，林木蓊翳，絕不類人世。彥正日走其下，當夜靜月白時，輒登高危坐，冥然長思，欲求古仙人與遊而不可得。每天風翛翛作聲，輒以為王子喬、韓眾輩，真躡鳳吹簫而來也。

如是者數年。一旦，有貝君一默者過之，謂曰：「子若是，甚無益也。子欲求之，盍學長生乎？一氣孔靈，凝之者神。神之攸庭，黃房窈冥。綿綿若存，是為天根。子能有意於斯，古仙人不難致也。」彥正樂其說之美，乃稽首再拜，膝行而前曰：「某不敏，竊妄意浮遊塵埃之外，不自期凡質之未易化也。先生不以為非而辱教之，願終身服役為弟子。敢問其所欲者何先？」貝君復曰：「吾道貴清靜，吾養神丹，雞犬不可近。子盍別為丹室以處我？」彥正欣然從之，乃即所居之東若干步，作室一間。中設一榻，貝君與彥正對坐其中，而鑰其所從之門，外不可入，內不可出。前留一竅，以納漿食，後通一竇，以傳便液。蓋將專一心志，以絕外慕云。室既成，彥正錄貝君之言以告濂曰：「子宜為我廣而銘之。」

濂聞古仙人之往來，多在霍撞五嶽、金庭洞陽、赤水仙都諸山，考之《九微志》可見已。五泄處越水之濱，固不足以附麗諸名山，而齊之謝元卿曾采藥其中，後竟仙去。濂嘗至其處，乘風放歌，便覺精神遐漂，駕灝氣於溟涬莽蒼之間。惜不得元卿輩與之共語，悵然而還。今聞彥正結室其旁，又得貝君為之依歸焉，得無歆豔乎？因不辭彥正之請，而

備書貝君之言，廣其意而為之銘。銘曰：

天地構精，日月撢持。雌陰黃包，雄陽元施。內有太虛，明靈所都。是謂規中，執神之機。超乎群品，不分精粗。古之真人，日與之俱。三華生津，五氣布基。水虎斂魄，火龍藏珠。

金華先倡，白液後追。闔辟泥丸，天行空飛。入火蹈水，不熱不濡。或嬰霓幢，或翳鳳。杳然玄化，莫知所如。五泄之山，蛟龍所居。下有隱者，山澤之臞。乃連曲房，乃列鼎爐。

浮遊黃宮，神光舒舒。蠻君背劍，鬼伯執殳。以嗬弗祥，以衛不虞。養爾神嬰，出有入無。定見金童，手持簡書。致上帝命，召還玉樞。尚慎旃哉，勿亟勿徐。我作斯銘，勒之座隅。

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

少林氏之道，七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為一宗。設三玄門，演暢宗乘，權實兼行，照用雙至，四方從者，雷動海湧。逮乎宋季，其道浸微，惠朗欽公起而任之，豎大法幢，屹然為東南之標準。廣濟妙公親承法印，據獅子岩，建立死關，鮮有升其門者。唯智覺本公深造閫奧，以大辨才通博無礙，慈澤普滋，遍一切處。其入室弟子以十數計，若今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，則其一人也。

師諱元長，字無明，一號千岩，越之蕭山縣許賢鄉人。族姓董氏，世以書詩為業。父諱九鼎，母何氏，晚而生師。欲棄之，嫂謝氏鞠以為子。七歲即就外傅，諸書經目輒成誦。出入蹈矩循矱，有若成人。其父喜曰：「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？」師之諸父曇芳，學佛於富陽法門院，欲乞師為嗣，謝氏不從。未幾，師遘疾甚革，謝氏禱於觀音大士曰：「佛幸我慈，俾此兒弗死，令服灑掃役終身。」禱已，師汗下而愈。遂使從芳遊。時師年始十七，益求良師友摩切九流百氏之言。已而曰：「此非出世法也。」復從授經師學《法華經》。至「藥王品」，問曰：「藥王既然二臂，曷為復現本身耶？」授經師異之。

年十九，剃髮受具戒，走武林，習律於靈芝寺。律師問曰：「八法往來，片無乖角，何謂也？」師曰：「胡不問第九法乎？」律師曰：「問律而答以禪，真大乘法器也。」會行丞相府飯僧，師隨眾入。本公亦在座遙見師即呼謂曰：「汝日用何如？」師曰：「唯

念佛爾。」公曰：「佛今何在？」師方擬議，公厲聲叱之。師遂胡跪作禮，求示法要。公以「狗子無佛性」之語授之。繼往縛禪靈隱山中。雪庭傳公召師掌內記，師下筆成章，五采交粲，見者歎服。俄棄歸法門，隨順世緣，殆將十載。

一旦，忽喟然曰：「生平氣志充塞乾坤，乃今作甕裏醯雞耶？」復造靈隱，跏趺危坐，脅不沾席者三年。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，亟見本公，具陳悟因。公復斥之，師憤然來歸。夜將寂，忽鼠翻食貓之器，墮地有聲，恍然開悟，覺身躍起數丈，如蟬蛻汙濁之中，浮遊玄間，上天下地，一時清朗。披衣待旦，復往質於公。公問曰：「趙州何故云無？」師曰：「鼠餐貓飯。」公曰：「未也。」師曰：「飯器破矣。」公曰：「破後云何？」師曰：「築碎方甓。」公乃微笑，祝師曰：「汝宜善自護持，復遁岩穴，時節若至，其理自彰。」師既受付囑，乃隱天龍之東庵，耽悅禪味，不與外緣。有二蛇日來環繞座下，師為說三皈五戒，蛇矯首低昂，作拜勢而去。師自是聲光日顯。笑隱公方主中竺法席，力薦起之。江浙行省丞相脫歡公，時領宣政院事，亦遣使迫師出世。師皆不聽。

居亡何，諸名山爭相勸請，師度不為時所容，與弟子希昇杖錫逾濤江而東。至烏傷之伏龍山，見山形如青蓮花，乃卓錫岩際誓曰：山若有水，吾將止焉。俄山泉溢出，作白乳色。師遂依大樹以居，實泰定丁卯冬十月也。初，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，其廢已久。當師入山時，鄉民咸夢有異僧來，遂相率登孱顏、披蒙幕以訪焉。見師晏坐不動，各持食飲之物獻之。邑大姓樓君如浚、樓君一得，各為伐木構精廬以安師。尋因舊號，建大伽藍，重樓傑閣，端門廣術，輝映林谷。內而齊魯燕趙，秦隴閩蜀，外而日本、三韓、八番、羅甸、交趾、留仇，莫不奔走膜拜，谘決心學。留者恒數百人，至有求道之切，斷臂師前以見志者。師各隨其根性而為說法，譬如一雨所施，小大根莖，悉獲沾潤。王公大臣，向師之道，如仰日月。名傾朝廷，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。江淮雄藩，名宣讓王，則下令加護其教；若鎮南王，則親書寺額，賜僧伽黎衣及「普應妙智弘辨禪師」之號。帝都亦再降旨，俾勢家無有所侵陵，仍更號曰「佛慧圓鑒大元普濟大禪師」。資政院又為啟於東朝，命朝臣制令號並金法衣以賜焉。

至正丁酉夏六月十四日，師示微疾，索浴更衣，會眾，書偈云：「平生饒舌，今日敗闕。一句轟天，正法眼滅。」遂投筆而逝。春秋七十四，夏五十六。是日午時，其弟子德亨、德馨等用陶器函蓋，奉全身瘞於青松庵。悲慟眷戀，聲撼岩壑。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，建大壽元忠國寺，為皇太子祝釐之地，欲奏起師為住持，適有自江南來者，言師示寂，乃止。

師疏眉秀目，豐頤美髯，才思英發，超越醜夷。頃刻千偈，包含無量妙義。得其片言，皆珍襲寶護惟謹。《語錄》若干卷，《和智覺擬寒山詩》若干首，皆刻梓行於叢林。世之論者，謂師踐履真實，談辨迅利，或無愧於智覺云。

濂初往伏龍山見師，師吐言如奔雷。時濂方尚氣，頗欲屈之，相與詰難數千言，不契而退。越二年，又往見焉。師問曰：「聞君閱盡大藏教，有諸？」濂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耳閱乎？抑目觀也？」曰：「亦目觀爾。」曰：「使目之能觀者，君謂誰耶？」濂揚眉向之，於是相視一笑。自時厥後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，實非凡情之可窺測，因締為方外之交垂三十年。其激揚義諦，往來尺牘之在篋衍者，墨尚濕也。雖纏於世相，不能有所證入，而相知最深，銘非濂為而孰宜為之？銘曰：

天目岩岩，中設死關。豈無來者，望門而還。言言智覺，伏劍深入。師子長號，百獸咸蟄。伊誰嗣之？惟千岩師。彼碩者鼠，爰契我機。一錫行雲，遁藏空谷。明珠自護，不受人觸。

世雖不聞，靈蛇先知。矯首聽法，為說三歸。我將辭名，文彩或露。足踏飛濤，一夕東度。龍峰鬱環，如青蓮花。我棲其間，指樹為家。兆之所形，孰曰無象。有來兦兦，且饁且餉。

化被草莽，為梵王宮。金銀琉璃，絢爛太空。四方風動，無不稽首。師我檀度，願垂攝受。群聾正酣，晝夜沈冥。法音方震，萬耳皆驚。璨璨珠璣，噴落人世。神鬼莫窺，天龍交衛。

有寵自天，錫予便蕃。金衣寶薰，耀於祇園。外護之嚴，罔敢干令。慧照之宗，於斯為盛。乘化而逝，人天慕哀。妙相如如，初無去來。既無去來，何有增減。太史勒銘。以昭元範。

惠香寺新鑄銅鍾銘

浦陽有大蘭寺在白麟溪之濱者，曰香嚴，創建於東晉時。年代遼邈，所鑄之鍾，或成或壞，不能盡知。其可知者，宋寶元間，繼隆大師實為之。隆嘗走汴京，得中宮賜銅為助，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。至慶曆甲申，鍾始成。越七十有八年，睦寇至，毀焉，時宣和辛丑之春二月也。普照大師子文，即帥其眾而繼為之。至甲辰冬十月，鍾復成。